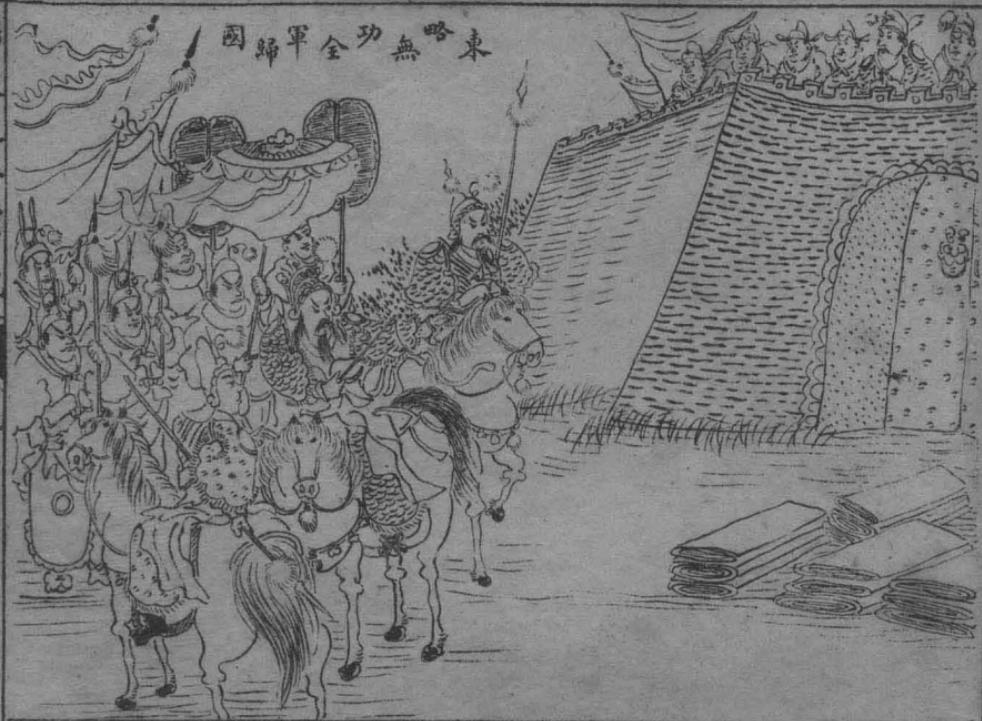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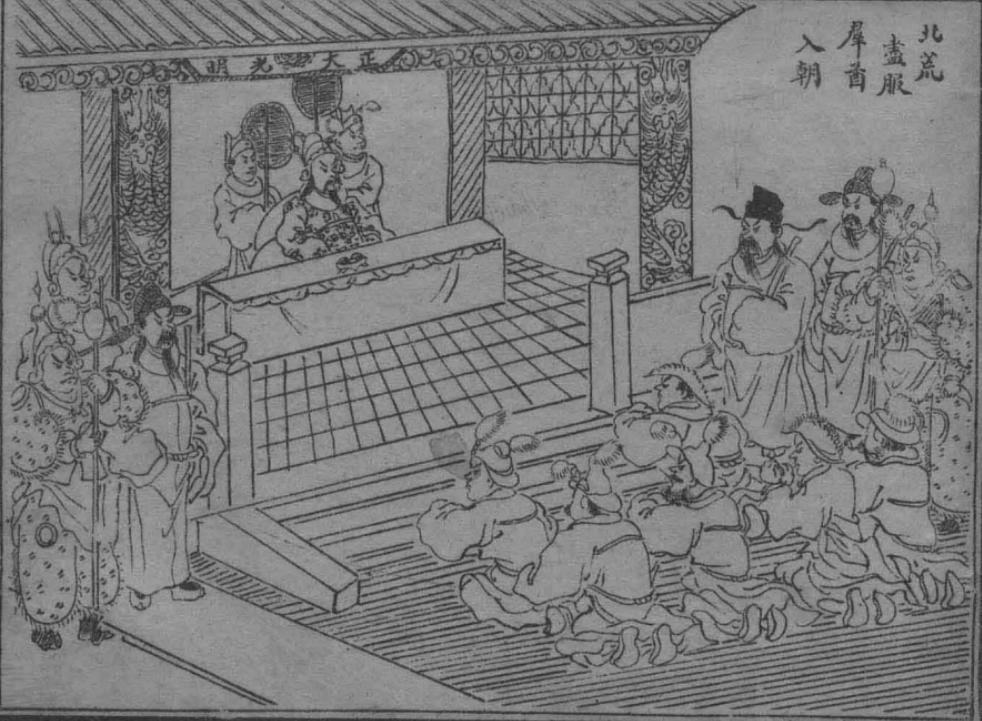
繪圖唐史通俗演義

冊三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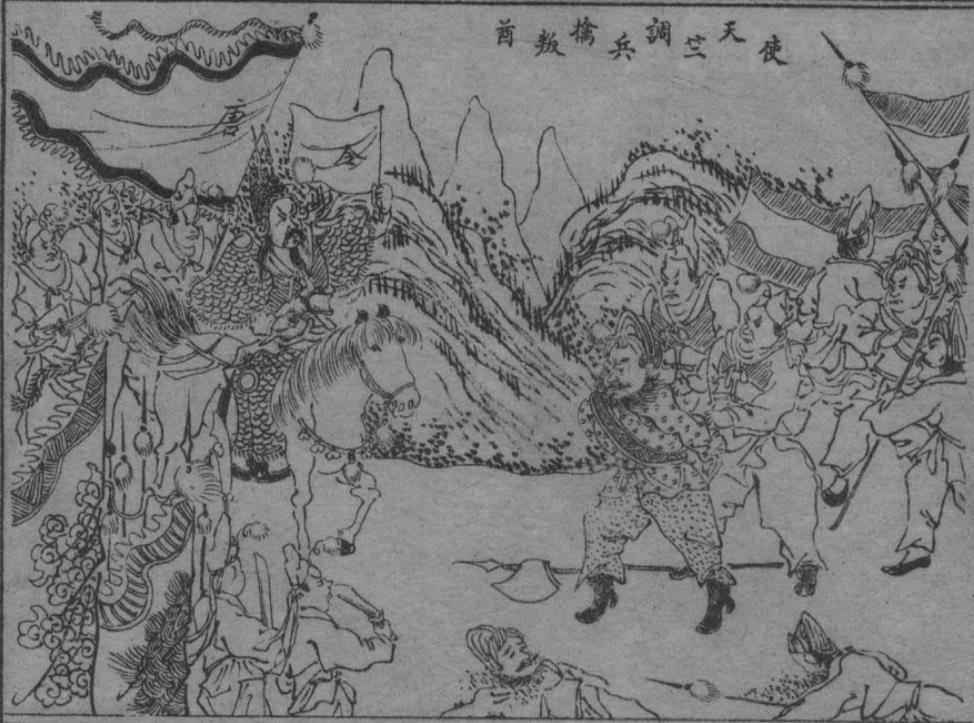
東略無功全軍歸國



北荒盡服
犀首入朝



徒天空調兵擒叛酋



征龜茲入穴虜名王



出橋
娃莫主
升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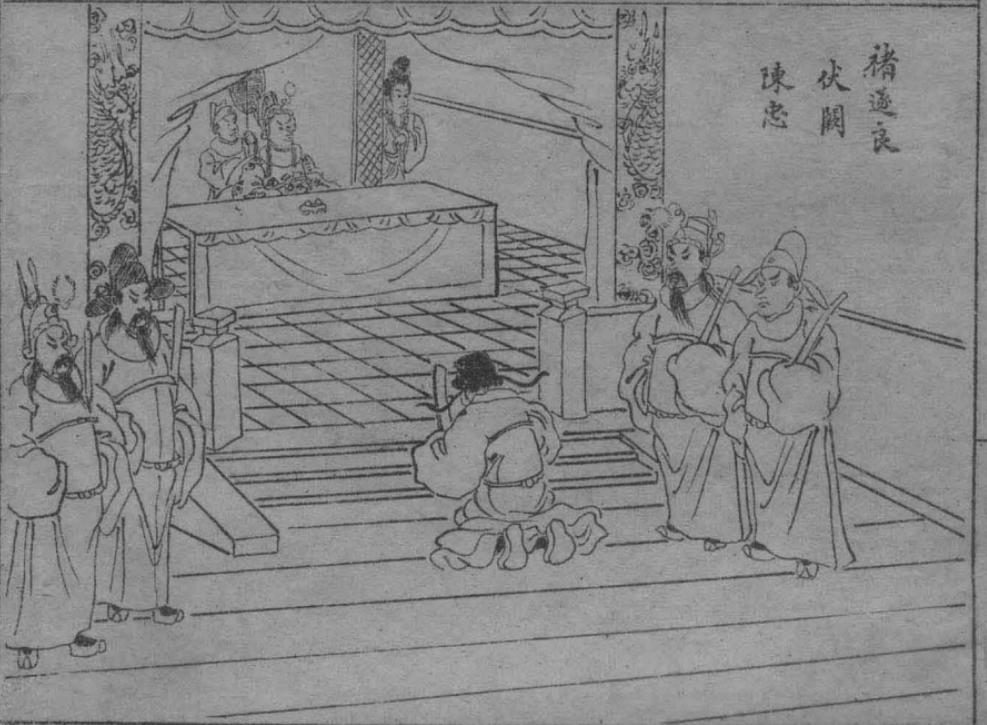
逞姦情帝女謀變



武昭儀
還宮
奪寵



褚遂良
陳忠
伏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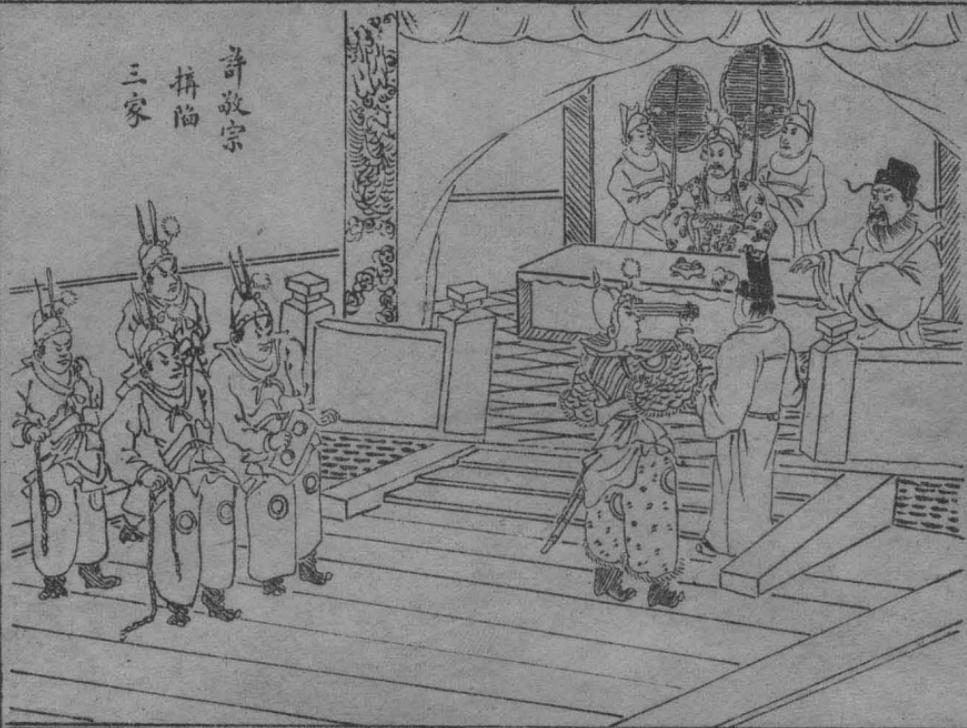
后皇死害下殊子



羅沙鋒歸擒大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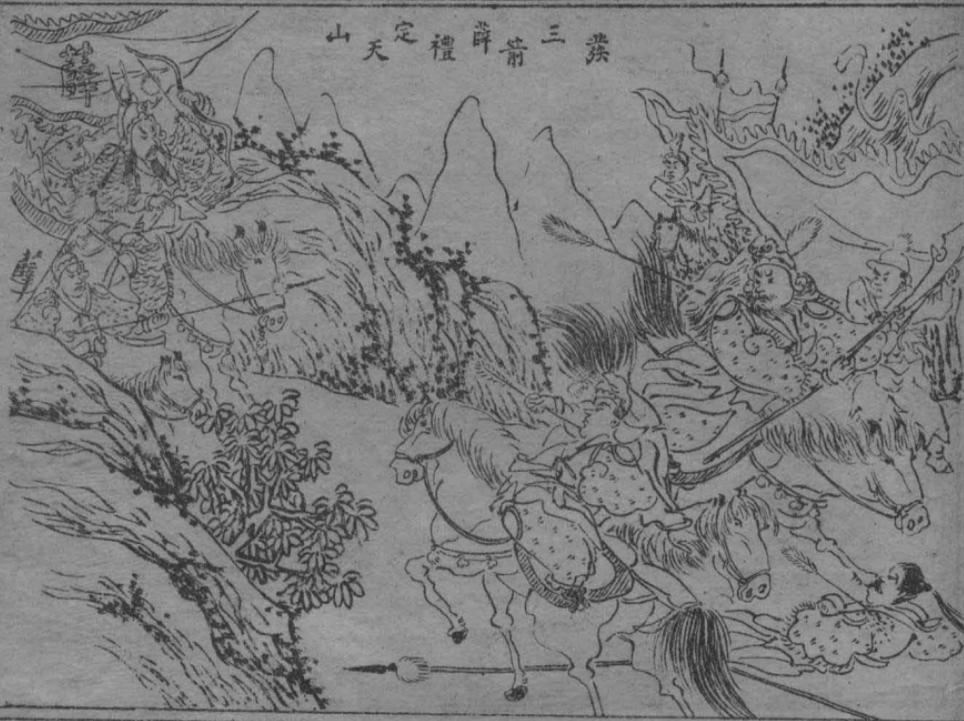


許敬宗
三家
排隊



劉仁軌蕩平百濟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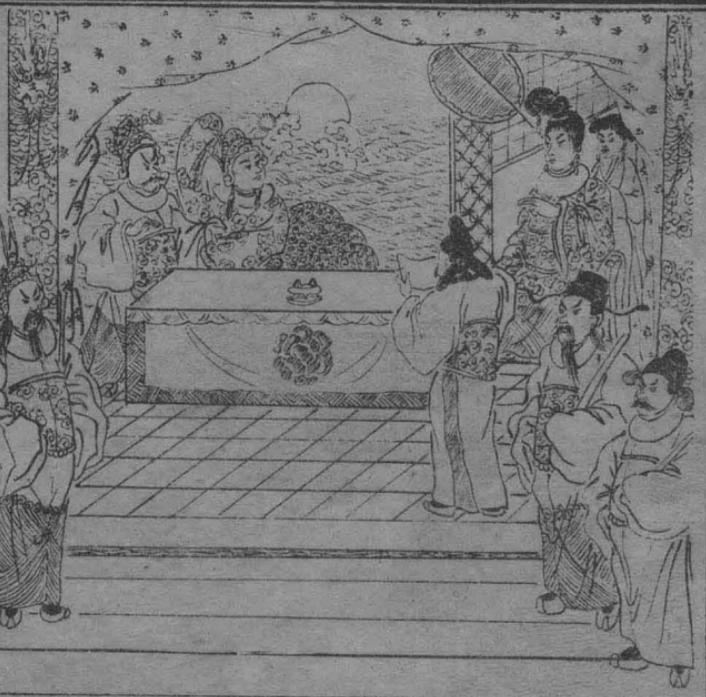


裴總管
出師慶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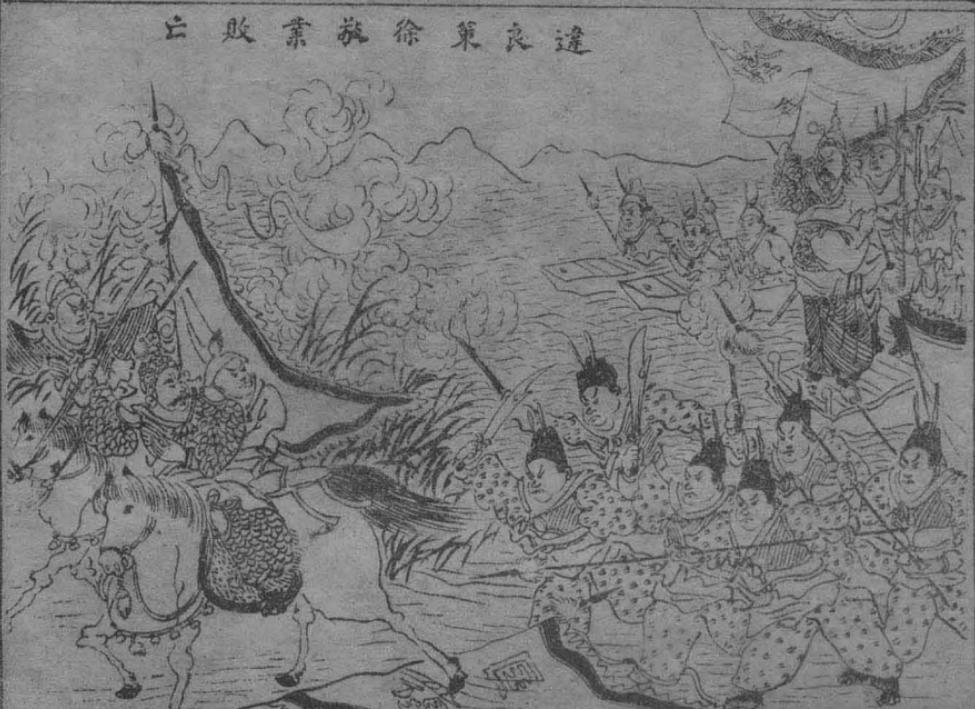


唐高宗滑病
終





達良策 葉旼徐敗亡



繪唐史通俗演義卷三

第二十一回 東略無功全軍歸國

北荒盡服羣酋入朝

却說唐軍與高麗交戰。當先衝鋒的白袍將校。為太宗所寵遇。優給賞賜。這人為誰。便

是大名鼎鼎的薛仁貴。

凡遇著名人物俱用特筆點醒

他本世居龍門。家業畊種。小名是一禮字。因後

來建功立業。四海名揚。人人叫他薛仁貴。所以轉將小名擋起。但把表字流傳。也與尉

遲敬德秦叔寶一般。幼時貧賤。好容易茹苦含辛。娶了一個妻室柳氏。

正史上不載。妻名小說中說是

柳金花因恐無據未敢加入戲劇中且稱作王寶川更屬可怪

兩口兒勤儉度日。漸漸積下微資。仁貴欲改葬父母。柳

氏道。妾觀夫君膂力過人。武藝出衆。既具絕世英姿。應該待時發迹。今天子將征遼東。

招求猛將。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。若何勿往。圖功名。自求顯達。待至富貴還鄉。葬親也

不為遲呢。

此婦却是非凡。○仁貴武力亦借口敘過。仁貴依了妻言。遂往投軍營。謁見將軍張士貴。士貴令出

成安地適郎將劉君印。出勒土匪。為賊所圍。

仁貴單騎馳救。陣斬賊目。係首馬鞍。賊皆

憚伏棄械乞降。乃偕君印歸鎮。自是仁貴方有勇名。至高麗安市城一役。親受主知。威

名益著。高麗將延壽惠真。收集餘衆。依山自固。太宗命諸軍圍攻。又令長孫無忌。盡撤

橋梁。斷他歸路。延壽惠真。進退兩難。不得已率衆請降。親詣軍門。來謁太宗。割伏請命。

太宗笑語道。東夷少年。跳梁海曲。那知堅持決勝。未及老成。此後尚敢與天子戰麼。延

上海會文堂印

壽等伏地不能對。太宗乃簡選耨薩注見前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。各授武職遷居内地。

餘皆縱還平壤。高麗各城聞風遁去。惟安市城固守如故。太宗改名北山為駐蹕山。刻石紀功。且手書報太子及高士廉道。朕為將如此。汝等以為何如。高農未平必出此滿語越數日。移營

安市城南。指揮諸將再行攻城。安市守卒望見太宗麾蓋。輒乘城鼓譟。加以嫚罵。太宗怒不可遏。李世勣入請道。斗大孤城不患不下。待攻克此城後。所有男子一併屠戮。陛

下當可洩恨了。太宗道。朕意擬攻建安城。建安得克。安市在我掌握。這是兵法所謂舍

堅攻瑕哩。世勣道。建安在南。安市在北。我軍糧餉均在遼東。今若越安市。攻建安。倘賊

衆斷我糧道。如何是好。臣意總在先攻安市。安市一下。鼓行而進。方無後憂。太宗躊躇

半晌。方道。朕命卿為將帥。自當信用公計。但願勿誤朕事哩。言未已。有兩人趨入。跪奏

道。奴等既委身大國。不敢不竭誠獻悃。願天子早立大功。使奴等得與妻子相見。安市

城堅兵勇。人自為戰。未易猝拔。今奴等帶着高麗兵十餘萬。望旗沮潰。國人聞奴等敗

降。正在心驚膽落。烏骨城耨薩老耄無用。若王師朝臨。城可夕下。此外當道小城。不戰

可克。然後因糧進兵。長驅入搗。平壤必不可守了。8為唐畫策。却是甚善。所惜

返戈授敵。本免無愛。國心太宗聞言

瞧着。乃是降將高延壽。高惠真。延壽已受命為鴻臚卿。惠真也為司農卿。兩人既做了唐官。意欲立功報主。所以竝獻此策。太宗頗也稱善。偏長孫無忌又奏阻道。天子親征。

與別將不同。總須計出萬全。不宜行險僥倖。今建安安市兩城。虜衆不下十萬。若我軍進攻烏骨城。後路為虜衆所截。終恐不妙。不若先取安市建安。再行進兵為是。太宗乃止。此時唐兵約數十萬。何不分軍深入。留太宗在後策應。乃俱頓兵堅城之下。以致老師無功。豈太宗亦聰明一世。懵懂一時耶。諸軍仍圍攻安市城。

李世勣攻城西南。用衝車礮石擊毀城堞。城中豎起木柵。塞住缺口。唐兵仍不能入。江夏王道宗攻城東南。督衆築土山。高與城等。城主亦培土增陴。更番防禦。內外兵士。一攻一守。日必數戰。連夜間亦接鬪數次。道宗足受矢傷。幾不能行。令裨將傳伏愛屯兵山頂。防敵出襲。伏愛私離所部。湊巧土山崩頽。斜壓城上。城坍陷數丈。唐軍因未得將令。不敢乘隙進薄。反被高麗兵從城缺出來。一陣亂擊。將唐軍驅散。把土山佔奪了去。那時道宗睡卧營中。聞這消息。急忙躍起。跣足至大營請罪。太宗正因土山失守。惹動懊惱。見道宗進來。便瞋目道。汝實犯死罪。但漢武殺王恢。不若秦穆用孟明。且念汝有戰勝遼東的功劳。朕姑赦汝。此後汝應小心。一誤不得再誤哩。道宗頓首拜謝。太宗傳入伏愛。責他失律致敗。推出斬首。嗣是又攻撲了好幾日。始終不能得手。轉眼間已是初冬。天氣遼左天寒。草枯水凍。士馬不便久留。糧食亦且垂盡。太宗乃收拾雄心。潛令班師。先拔遼蓋二城戶口。渡遼內徙。自在安市城下。耀兵揚武。且召語城主道。朕因天寒思歸。待來春再行親征。汝等能出兵追蹤。最好是今日的機會了。8 故意教他來追城主登城。

拜辭。太宗復在馬上揚鞭道。汝能固守此城。直至兩月有餘。可謂忠勇。朕特賜汝良縑百匹。汝可領受。言至此。命侍臣檢出百匹素縑。委置城下。一聲號礮。全軍啟程。太宗率禁衛軍先行。諸軍陸續隨還。着末是大總管平世勳。及江夏王道宗兩軍。壓隊斷後。徐徐退去。城中守兵屏迹不出。待至唐軍去遠。方出城收縑。不消細說。太宗渡遼西歸。過遼澤泥潦。車馬不通。乃命長孫無忌率兵萬人先行治道。翦草填塗。用車作梁。然後遂隊進發。好容易到了蒲溝。泥淤尤甚。太宗立馬溝旁。督軍填淖。及行渡渤海。天降大雪。加以暴風。全軍都帶氷拖泥。不堪困憊。有許多該死的兵士。就在途中宛轉畢命。總計太宗親征高麗。共破十城。徒遼蓋巖三城。戶口入中國。共七萬人。前後三大戰。斬首四萬餘級。戰士也死了二千人。戰馬十亡八九。太宗纔有悔意。在途中嘆道。魏徵若在。必不令朕有此行。乃遣使馳驛。令至徵墓前致祭。賜用少牢。復立所製碑銘。并召徵妻子。詣行在。親加慰賜。只衡山公主始終不肯嫁給總是失信不及抵營州。詔命將遼東戰亡士卒。悉數昇至柳城東南。祭以太牢。由太宗親製祭文。臨奠盡哀。從臣亦多泣下。游擊將軍薛仁貴。隨侍駕前。太宗迴顧與語道。朕舊將統已衰老。正思得一驍勇士。付以閫外重權。今幸得卿。朕心甚慰。此次東征大功未成。還虧遇一驍將。纔算是不虛此行呢。俗小說中有征東全傳。謂薛禮如何

被阨如何救駕。說得天花亂墜。誰知多是虛誣。故本編全不闡入。

仁貴當然謝獎。俄由定州來了使人。說是奉太子所

遣報稱在臨榆關內。恭迎御駕。太宗乃亟率三千人馳入臨榆關。與太子會面。太子即進奉御袍。侍太宗更衣畢。談了一回已往的事情。方隨蹕西行。原來太宗出征時。曾指

身上褐袍。語太子道。俟回來見汝。再易此袍。及既至遼左。過了夏秋兩季。袍已敝舊。太宗仍然不易。左右請改服新衣。太宗道。軍士衣多破爛。朕獨忍換新衣麼。這是籠絡人心語。至

是易衣至幽州也。即命州吏發出布帛。分賜將士。且將錢布散給高麗降民。歡呼聲三

日不絕。再西行至定州。太宗感冒風寒。免不得有些悴容。好幾日不思飲食。身上亦乍寒乍熱。覺得不爽。未幾又生了幾個瘡癬。痛苦異常。侍中劉洎。私語同僚道。上體患病。

殊屬可憂。那知此語出口。已有人密報太宗。且加添幾句壞話。說得太宗忿怒起來。竟

命將劉洎褫職。賜令自盡。先是太宗將東行。令洎兼左庶子。檢校民部尚書。輔太子監國。并召諭道。朕今遠征。爾佐太子。安危所寄。宜深體朕意。洎倉猝答道。臣在此。願陛下勿憂。就使大臣有罪。臣亦當執法加誅。太宗聽到此語。不覺變色。因他生平忠實。不

加駁斥。惟婉戒了幾句。此次有人進讒。說他欲行伊霍故事。頓時觸起前嫌。驟然賜死。

足為言語不謹者戒。看官道是何人。譖洎相傳是諫議大夫褚遂良。遂良與洎有宿嫌。因此犯他

殺刑部尚書張亮。亮頗好左道。交通巫覡。術家程公穎謂亮卧狀若龍。後當大貴。亮頗

信為真言。陝人常德發上書告變。謂亮養假子五百。陰具反謀。太宗命馬周案治。亮自言被誣。且歷溯佐命舊功。應乞鑒原。馬周依言覆命。太宗道。亮養假子五百。意欲何為。無非為造反計呢。乃再令百官覆議。羣臣阿附上意。多言亮有反意。應該伏誅。獨將作少監李道裕為刑部侍郎。且語左右道。日前李道裕曾議張亮一案。朕雖不從。至今自覺過甚。所以朕命為典刑。當不致誤入人罪了。過了數月。已是貞觀二十年仲夏。高麗王高藏。及莫離支蓋蘇文。遣使謝罪。並獻上二美女。太宗笑道。他道朕是吳王夫差。乃欲以美女餌朕麼。遂却還貢獻。復議遣將往討。適值薛延陀一再入寇。乃將高麗事暫行擋起。先圖北征。看官閱過前回。曾載着真珠可汗。奉表輸誠。為什麼此時入寇哩。原来太宗東征時。尚未歸。真珠可汗因病亡故。他本令庶長子曳莽為突厥失可汗。居東方統轄雜種。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。居西方統轄薛延陀。曳莽性躁。拔灼量窄。兩人素不相容。及真珠既歿。曳莽奔喪。恐拔灼圖已。先還所部。拔灼果疑他有異志。發兵追蹤。殺死曳莽。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。且聞太宗東征未歸。竟乘虛來襲河南。為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所破。敗奔碛北。未幾。又轉寇夏州。太宗已經西歸。遣江夏王道宗等。會集執失思力。調集西北數州兵士。出鎮西陲。多彌可汗知中國有備。不敢輕進。執